

# 永樂大典

卷八千九百十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十

二十九

周

穆王

通鑑外紀穆王九年庚辰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孔安國曰穆王即位過四十年魯場公六十年穆王三十九年子幽公卒五十年

四年穆王十七年弟弗弒公自立是為微公王寵盛姬為之築重壁之臺盛姬盛伯子也徐夷作亂帥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厥姓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道濟陳蔡之間欲舟行上國得朱弓朱矢以為天瑞自號曰王尹子曰休休王有而無肯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昔蜚廉子惡來弟曰季勝生孟增幸於成王是為宅皋狼生術父術父生造父以善御習馬幸於穆王得驥之乘匹桃林溫驥驂驂耳之駒王使造父御西巡狩樂而忘歸聞徐子偃莚穆王日馳千里馬長驅歸周以執亂使造父告楚令伐徐王孫厲謂楚子曰徐君好行仁義若若不伐楚必事徐楚子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天之伐小強之伐弱猶石之投卵虎之噬豚也恐有其理楚子大舉兵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十

一

伐徐徐子愛民無權不忌聞故敗乃北走彭城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徐子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於此則向云王孫厲初楚文王伐徐惟王伐之范畢云穆王今楚文王次徐惟王亦穆王西周之王楚文王乃在東周莊王八年即位相去僅三百年王孫由劉向誤云楚文王事從而記之故差謬耳穆王乃以趙城封造父其族由此為趙氏王將征大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自大畢伯士之終大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子必以不事征之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興頓乎王不聽遂征之獲其五王四白鹿四白狼王遂遷戎于太原自是荒服者不至王享國百年老荒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修刑辟命曰甫刑王起六師至于九江伐楚以冢紀年曰三十七年會諸侯於塗山王崩在位五十五年子共王繁扈立國語周語穆王將征大戎穆王崩祭王之孫昭王之子穆王滿也征王也上封下之稱大戎西戎之列名在荒服祭公謀父諫曰不可祭我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傳曰凡將事者必先祭月公之祀也先王耀德不觀兵雖明也觀示也明德尚道化也不示兵者有大罪惡然後致誅不以小小而示成武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我衆也成畏也時動謂三時務農一時

# 永樂大典

卷八九一〇

講武守則有時征則有成觀則玩玩則無震玩則震懼也是故周文公之頌曰文公用公且之誼也頌時邊之詩武王既伐封周公為作此詩延守吾琴之樂歌載戰于戈載樂弓矢載則也于有也戈載也樂指也言天下已定歌飲其于戈載載其弓矢示不復用我求懿德肆于時夏然美也肆陳也于於也時是也夏大也言武王常求美德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章大者曰夏允王保之允信也信我武王能保此時夏之美也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茂勉也性情性也阜其財求阜大也大其財亦不彰備也而利其器用器兵甲也用未和之屬明利害之辨亦之以好惡辨方也以文備之文禮法也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保守也滋益也昔我先世后稷后君也授官也父子相繼曰世謂業與不密以服事虞夏謂業為身後不密繼之於夏也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棄廢也稷謂啓子太康也廢稷之官不復務農夏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項于洛汭是也我先王不密用失其官夫授官也不密棄之于周之禘祫文武不先不密改通謂之玉商頌亦以契為官王而自虞于成翟之間夏臣也先封棄于邠至不密夫官去夏而遷于邠邠西接成北近翟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備其緒纂繼也緒事也備其訓典訓教也

##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十

二

典法也朝夕恪勤守以傳萬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非亦前人也我武也亦辱也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保養也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商紂之本帥平時石也大惡大為民所惡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豢奉也戎兵也牧商郊牧野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恤憂也德痛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內謂天子畿內千里之地商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京邑在其中共故夏書曰五百里甸服則古今同矣甸王曰也服服其職業也自商以前邦畿內為五服武王克殷周公致太平因為所獨除畿內更制天下為九服千里之內謂之甸畿王畿之外曰侯服侯服之外曰甸服今漢父陳穆王稱先王之制猶以王畿為甸服者甸古名世俗所習也故周襄王謂晉文公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是也周禮亦以甸服為要服足以相况矣邦外侯服邦外邦畿之外方五百里之地謂之侯服侯服侯服也言諸侯之近者畿一未見侯衛賓服此總言之也侯侯所也衛衛所也言自侯所至衛所其間凡五折折五百里五五二十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服賓賓見於王五折者侯所之外曰甸折甸折之外曰男折男折之外曰采折采折之外曰衛折

周書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凡此服數諸家之說皆紛錯不同唯賈  
 逵之蠻夷要服蠻蠻所也夷夷所也周禮衛圻之外曰蠻圻去王城五十  
 五百里九州之界也夷圻去王城四千里周禮行人職衛圻之外謂之要  
 服此言蠻夷要服則夷圻朝貢或與蠻圻同也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  
 戎翟羗服戎翟去王城四千里五百里至五百里也四百五十里為鎮圻五  
 十里為藩圻在九州之外羗裔之地與大單同俗故謂之羗羗無常之  
 言也甸服者祭供日祭也此米地之君其見無敵侯服者祀供月祀也先  
 甸及甸侯服皆歲見賓服者享供時享也享獻也周禮甸圻二歲而見男  
 圻三歲而見采圻四歲而見衛圻五歲而見其見也皆以所貢助祭於廟  
 考禮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要服者貢供歲貢也要服六歲一見  
 侯服者王上王事天子也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貢  
 牲為贄傳曰自彼及是莫敢不來王日祭日祭祭於祖考謂上食也近漢  
 亦然月祀月祀於魯高時享時享於二祀歲貢歲貢於壇俎終王終謂無  
 終也朝朝王及即位而來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備意意也意也謂非  
 甸之內有違闕不供日祭者先備意以自責歲內通知王意也有不祀則  
 備言言說今也有不享則備文大典法也有不貢則備名名謂享年歲貢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十

三

之名號者謂曰信於名則上下不平有不王則備德遠人不服則備文德  
 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也已成而有不至則  
 有刑誅於是乎有刑不祭侯不祀征不享讓不貢讓建責也告不王謂以  
 文詞告曉之地遠者羗羗也於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祭也有攻伐之兵  
 侯不祀也有征討之備征不享也有威讓之命讓不貢也有文告之辭告  
 不王也布命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勤勞也是以近  
 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單伯任之終也大單伯任大氏之二君終平  
 也大氏以其職來王以其職謂其嗣子以其責理來見王也天子曰予  
 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享賓服之禮以責大氏而示之兵非也其無乃  
 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頃乎幾危也頃改也吾聞夫大氏樹惇樹立也言大  
 氏立性得模能帥舊德而守終絕圖中猶也純身也固一也言大氏大備  
 先王之舊德奉其常職天性身一終身不移不聽穆王責其子也其有以  
 樂我矣樂猶應也匪也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白狼白鹿  
 大氏所貢自是荒服者不至穆王責大氏以非禮暴兵害師傷威踐信故  
 荒服者不至國語補音周語上杜預世族謂云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  
 後封於邠及農稷子不窋失職竄於西戎至十二代孫曰大王為狄遷

此王孫文王受命武王先殺而有天下王與王為大其所殺平王東遷乃  
居王城今按舊音每國之前特於國名下序其世象始末甚詳他皆倣此  
周語上第一 注之稱人證及今按此字在注舊音不分正文與注今凡  
在注者並加注字以別之後倣此祭公莊界及周公之後謀父音甫今按  
諸經史唯父母字外其餘凡涉地名或人之名字皆音甫古多借父字為  
之伯陽父尼父之類是也說文甫字以父用男子之莫稱經史以二字通用  
但音別耳舊音多以人所遺識之字為音錄先儒音訓雖有此例但須灼  
然易曉古今共悉者以音異字別亦無嫌但舊音用字多傷淺俗今凡舊  
音自有反切者並如故自餘滿音及引字不甚稽古率加反切其疑曰補  
音或於義未了又如今按以為釋後皆倣此注凡將補音將父反注昨音  
昨補音才故反注胤補音引信反注罪惡補音如字兵戰莊且反今按下  
載戰同注玩蹟音蹟補音上五乳反下徒木反注伐討補音直久反注為  
作子為反注巡守補音子久反注樂歌補音並如字下樂章同載樂音高  
補音古力反注干盾補音食允反注韜也補音吐力反注復用補音扶久  
反特夏尸也反今按下注並同允王在尺于况反今按詩經無此音若錄  
書注則當如字為允茂正補音莫候反通作愆注郭擲上之无反下於勇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十

四

反注黍韻上力味反下音似補音料是反之鄉補音許亮反注好惡上音  
耗下音行補音吁報反下烏路反注不密中作反今按下同注洛納補音  
如說反注棹輪上音弟下音洽權緯曰三年一拾五年一禱補音大計反  
下尸中反注不先補音息為反注以契小引反商杜也或翟大的反今按  
本或作休音夜注窺匿上七乳反下女力反注於師音胎補音吐來反注  
郭本音幽府中反纂脩作管反博篤丁昆反爾雅云仔厚也大惡一故反  
法及下並同甸服補音田偏反下注並同注截音折補音勅水反下注並  
同注所弼補音防密反注要服音腰補音於通反今按說文要即腰字如  
月者俗相承耳下文注所引要服並同注折補音勅水反通作截下注同  
注賓冕平編反下而先一見來見並同今按注中見字非一不止舊音所  
引皆當以意求之注好信補音呼報反注瑤補音通作寶古今字也下注  
同注為繫音至補音員二反本或作贊同注成冕補音丁兮反下郭良反  
注魯高補音則登反注二桃土形反注壇墀上音彈下音善今按彈又有  
彈音非定訓也補音上徒丹反下常衍反注讓譴去職反注韋輕補音即  
今罪字玩之化法也从自以辛古單人感鼻若早之憂奉以韋似立字改  
為罪罪補音竹內也从四以非並祖省反今作臯得字之五此書諸屬多

作事不復重解之碑碑亦反文音補音古善反於遠補音如字下同注終  
卒補音連字反義頓補音居衣反大或樹傳注云樹止也言或立性傳撰  
據下文云守終地固一也言或天性守一義與得撰不殊非本音也按詳  
州界外先中見有樹傳蓋是犬戎主名明矣今按舊音軌建此說雖似有  
理然傳撰夫實未足以請先儒且豈與姓名隨世變易殊乎說韻未始有  
樹州十歲之外尚襲舊名者郭或氏人姓名與舊文相會安可執而為  
據又樹傳與地同義使云非本音也且經史之解首末重按者不可  
疑也今略舉數節詩云昭明有融高明令終解者曰昭明也則亦明也二  
句之內三字一訓言曰無黨無偏王道使使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反餘  
則王道正直今按偏黨反側皆一義也安可謂解之重敷理語大訓但取  
全義而已寧如末世服屬之士身為避忌之文哉而舊作者欲以淺述  
應說故前賢為論過矣能帥補音所願反又所律反據注云備也疑從率  
注應也補音應對之應稽古錄穆王將征犬戎祭例介切公謀父諫王不  
聽得四白狼四白虎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穆王肆其心肆其也周行天  
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詩以止王心思我王度式如王式  
如金金王取其堅重刑民之刀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刀任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十

五

如金法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刑民之刀去其醉飽過盛之心王為之少  
息在位五十五年崩于恭王繫尾立皇王大紀穆王三年王既除喪慙文  
武之道缺舉用賢才命君牙為司徒國史叙君牙曰穆王命君牙為周大  
司徒作君牙命伯冏為太僕國史叙冏命曰穆王命伯冏為周大僕正作  
冏命二為五九後進世前編 五年甲申 十五年甲午 二十五年甲  
辰 三十五年甲寅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  
四白鹿以歸由是荒服者不至周德始衰 三十六年東巡至鄭大駮之  
谷起春宵宮集諸方士言神僊宮闕園林有紫府黃庭玉京金闕玉樹龜  
臺金堂蜃闕青溪鶴樹洞府瓊林之異於是王始好巡遊羸蜃廡別于季  
勝之後有造父者得驂騑驥驥驂耳八駿馬獻於王王大喜欲周行  
天下求神僊西巡狩樂而忘返作白雲黃竹之歌天下怨恚潰池之東有  
徐子偃者亦嬴姓也修飾仁義諸夷歸之者三十六國因偃稱王王聞之  
疾馳而歸造父為御起諸侯之師與荆楚合攻徐大破之偃王走死 論  
曰世傳徐偃王仁義人也夫仁義之人無犯上之事無干時之慮今徐子  
朝諸夷偃王說犯上干時亦已甚矣其反也宜直惟徐偃王為然後世亦  
有之如天水隗囂尊禮賢士坐談西伯自以為仁義者也然卒至於殺身

永樂大典

卷八九一〇

亡宗蓋施小惠以為仁立小節以為義雖足以欺惑愚衆於頃刻亦終必亡而已矣若夫由仁義行者必無敵於天下豈有兵敗國亡而身死於人手哉乃賜造父以趙城為趙氏未幾王又將出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風王王慮而止命修詞令以懷諸侯以柔四夷周遂再安四十五年甲子王寵威姬為作重璧之臺五十年王居位久教化衰刑罰繁思有以清之乃作呂刑國史叙呂刑曰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詳見後通鑑前編論曰政呂刑則墨劓剕宮大辟乃苗民所作五虐之刑也苗民坐是以終世而先王亦遵用之者以是五刑治怙終之人蓋五刑之極刑也賊人之肌體而絕其命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穆王老荒德雖不衰然能曲盡典獄之情偽以訓戒天下後世其仁民之意厚矣孔子所以有取也亦不得中行而與之故思狂狷之意歟五十五年甲戌王崩於柩宮謚曰穆王子烝危立通鑑前編庚辰穆王元年三年命君雅為大司徒伯同為大僕正大紀係之三年若史記刑四命是其初即位之年書君雅篇曰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古文尚書作君雅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之于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為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十

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詩虎尾思心涉春冰思陷穆王初即位憂危求初之切如此今命爾于翼作朕朕心替續乃舊服無忝祖考詩舊服無忝祖考晉曰通譽也穆王實世職之臣虞服心之奇舊服即謂為忠服勞之事呂氏曰穆王方自憂危懼不克承故亦勉君牙無忝祖考各欲保其世業語益親切且主並一體也弘教五典詩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中惟爾之中蔡氏曰弘教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教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教則以民彛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五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履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愚謂五典之教司徒之常職然上之人無邪行心行之實則民不從其命而從其意矣此所以責於爾身之正爾心之中也夏者兩小民惟曰恣恣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恣恣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詩和夫也見而者兩小民有慕焉詩禮之勞冬而大寒小民有艱而龜手之勞故恣恣益自傷其本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思小民之誠為艱難也思小民之為艱難而為爾其易則小民乃安矣夫艱者饑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古者司徒之職詳云掌教於土地人民之數制其

曰聖教之樹萬辨其土宜以相民毛而和其利害以阜人民者為教。教者本凡養民之利無一不享。蓋教養並行未嘗有無養而教者也。故得王念小民之報而以國易為君牙。昔其職也。嗚呼！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教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丕大也。謹訓功烈。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謀曰烈。各指其風。言之文武以謀。塔以烈。佑我後人者。無一事不出於正文武之道。可謂大備。但人亡政息。爾惟教明乃訓。奉若文武之道。答揚其光命。則足以遠配爾祖父。所以事先王者矣。然則思報國易不必他圖。有文武之道與前人之法。在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武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先正即乃祖乃父也。君牙由祖父舊典而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之則治。否則亂。惟備爾祖父之攸行。則足以昭其君於有乂。謂法之即治也。蔡氏曰。按此篇。身以君牙祖父舊典。然則君牙之祖父。宰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哉！藉之無傳也。陳氏曰。成康之時。尚伯為司徒。君牙蓋其後。那罔命篇曰。罔古。又作罪。又記罔王若曰。伯罔。惟于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休揚惟屬中夜。以興思。克厥愆。思克厥愆。此穆王知自克之非。欲寡其過。篇中此意。為多。昔在文武聰明齊聖。

永樂齋卷八千九百下

七

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誠。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于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承上文。欲克厥愆。罔言文武之聖。猶有資於小大之臣。故得王自謂無良。不可不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以克已於愆。而昭文武之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使辟側媚。其惟吉士。此承上文。以文武之聖。亦有賴於僕從也。承此所以命伯罔為太僕之正。以正群僕侍御。上修主德。下簡近僚。遠小人。用君子。以則后德。而克於愆也。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厥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此承上文。以明侍御之職。折玉蓋深。知僕御之邪正。乃君德所係。甚重。非輕僕臣。諫則后自聖。自聖則惟諫。妄作而天下之亂。自是去矣。呂氏曰。陪僕侍御之臣。後世視為賤品。而不擇。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形容。常必由之。潛消默索於冥冥之中。而明乎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又曰。僕臣故厥后。自聖自古。小人之欺君德。為害甚為。為害甚為。為害甚為。為害甚為。於自聖。猶若淺之為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惑。其君必使之虛。美其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已若。而欲于言。莫之達。然彼法家持士曰。達。



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繼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縱  
侈皆其枝葉不足論也爾無恥于儉人充耳目之官適上以非先王之典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特瘵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于汝棄此甘其  
導君於愆者夫以法巧進或以誦述此也習小人進身之徑伯同所當戒  
此二者呂氏曰自盤庚總于貨寶之戒至此篇乃復見之成湯文武之隆  
未聞數數以貨飾其臣也噫其商周之衰乎王曰嗚呼欽哉水燭乃后于  
彝憲此於篇首見愆之意而欲矯之於文武之道史記曰穆王即位春秋  
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問文武之道缺乃命伯翳申誡大僕國之政作  
難命復寧 呂氏曰穆王之書存者三篇君牙同命初年之書也呂刑未  
年之書也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固有明文君牙之篇曰惟予小子  
嗣守文武成康遺緒同命之篇曰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則皆初  
嗣歷服之言也與呂刑所謂仲叔季弟幼于童孫其辭氣新陳雜耄大有  
遲庭先後之次益無可說者穆王中雖放逸不克保其始之祗畏然暮年  
衰歎初心復還謂之全德則駁猶不失為周之令王也 又曰穆王之命  
望於伯同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  
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同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十

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 履祥按君牙之  
書穆王初年方新之書也同命之書穆王中年自克之書也穆王初年承  
昭王南征不復之後憂危恐陷故貨世家喬木之臣廢股肱心膂之寄以  
行文武之政自稱曰予小子曰嗣守遺緒皆初年語也至其中年境順心  
穆雖其所為未必皆如列子及穆天子傳所載然楚右尹子革之言曰穆  
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  
王心王是以獲泐于祗宮則穆王亦不能無遊逸之過特能聞善言而自  
克耳同命之篇曰思免厥愆曰于一人無良曰匡其不及曰繩愆糾繆格  
其非心則皆欲寡其過之辭又周禮太僕之官下大夫耳或曰大正正于  
群僕侍御之臣此太御也太御亦中大夫耳何至特作命書中職明切若  
便辟若側媚若諛若迪上非典此蓋穆王深悔造父八駿之御知導君於  
侈者皆僕御之微故重其選而我其弊哀痛具切然則同命之書真中年  
自悔之書也其在祈招之後乎若如史記所言同命作於初年如此諄切  
而中年周遊自放乃如此躬言之而躬自蹈之尚安取同命之書乎然則  
是篇當受之祈招之後史夫其年姑以類附於君牙而述其所見如此以  
待後之君子有考焉 十有三年王西征 紀年曰穆王十三年西征于

青鳥之所懸山海經曰三后尸山青鳥居之十有七年王西征征徐戎紀年曰穆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賓于昭宮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乘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非實能變物之形能使人心眩心志耳浮屠善幻多技藝西域人自有此術穆王敬之若神居亡幾何謁王同游化人之宮王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景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疑意迷精喪詣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頌虛焉既寤所坐猶驚者之虞侍御猶驚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辨扶責反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莫動我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國王問惛疑變亡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我化人之術能使人心迷賢耳親穆王所感與化人所言固自可見但穆王欲心內昏所上不存遂為所迷爾此肆心周游之病根也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騶吾牛左驅而左騶耳右騶赤驥而左白染古天子主車則造父為御商高吾春吾子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十

九

林商作西為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騶盜驪而石山子指天主車參伯為御奔戎為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即黃羊棧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漣竹月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列日竹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勝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曰白雲在天山峻自出道里悠遠山川問之將于無死尚能復來王和之曰于時來土和合諸夏萬民均平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其醉來馬適觀日之所入行萬里王乃嘆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歎吾過乎反還以歸已上與穆天子傳略同列子多寓言而穆天子傳又多附會雜信今以其本有自傳之別姑存之以備考論史記曰蜚廉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率狼率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驥驊騮耳之駒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為趙氏昌黎韓氏曰周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方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謠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辨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贄王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

# 永樂大典

## 卷八九一〇

瑞稱王周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悉聞其民走彭城武原山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徐王事見史記此後漢書傳物志元和姓纂今止取昌黎所叙為稍詳卷 朱子曰不有折招詩徐方御宸極 履祥按穆王巡遊之事經史不載獨左氏有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之說史記秦紀亦言其畧惟列子過有形容而雜書頗有附會若穆天子傳之類是也漢武帝巡狩神仙之事史遺所叙亦備矣後世猶有謗書之說謂或過其實也而漢武遺事所載又過之果有如遺事所載史記豈反隱而不書乎是知此書好事者大其誕無蹤也然則穆天子傳亦此類耳周制死而謚而傳為穆王之名曰穆滿則其他謬附從可知矣今考左氏所載右尹所言曰欲肆其心曰將必有轍迹焉欲與將皆欲然之辭而卒能聽折招之詩以自克則穆王雖不無巡狩之過而未必皆如雜書所言也然則穆王雖不得為周之賢王亦不失為世之英主諸老謂論穆王者當以尚書為正此說得之 三十有五年征犬戎大北作此年 甲子四十有五年 五十年作呂刑以詰四方呂刑篇曰惟呂命呂因石書傳多作甫刑益呂因其後為甫猶邾之為邾也惟呂命與惟說命同文蓋穆王命呂侯為大司寇重修刑法史為五刑之制謂

###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十

十

之呂刑至是頒之天下而中之詰命為史記亦曰甫侯言於王作修刑錄蓋周制五刑凡二千五百未有五刑之稱而此增至三千又為五刑皆呂侯所參定也王享國百年老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穆王年五十即位至是百歲八十九十日老今百歲謂之老荒蓋老而荒亂之謂穆王在位日久亦嘗辟遊觀之欲雖有善政而地張不常規年不常荒廢故畜度作刑以詰四方之為姦惡暴亂者王曰若古有訓豈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究奪據矯虔至无失帝之末喻罔之世霸諸侯者自洪荒以來風俗渾朴而姦尤始為暴亂之事民俗因以耿壞奪人之寇故人之賊鴟張為義亂外之姦亂內之无奪據之風於是皆有之矯者止也度者劉也此上下或有缺大謂聖人始制為刑以詰正度則之益黃帝既制兵以殺姦尤又制刑以矯正度則其遺類也漢書武帝紀矯虔史目既以使恭橋音矯又意與下文同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刑極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辟民興胥漸汎汎芬芬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苗民先時諸侯因上古聖人有矯虔之刑於是作五虐之刑以殺戮無辜又淫為

刑則極嚴凡屬于刑則者更不差尋其獄辭之曲直而例加之於是民吏相漸于昏亂之習無復忠信互相誣盟矣誣者皆相視盟者而質神此皆刑政不平曲直不明之故也凡苗民虐厥所如東庶被殺之人所在吾無事于上帝降監下民罔有譽者之德但有虐虐發聞之腥極竟并於是衆於東庶被殺之非辜此是五刑報苗民君臣之虐以示其威用遏絕苗民使之不得繼世於下國言竄于三危也皇帝謂先窳苗之事蓋先者身攝之時墨子曰昔者聖王制為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是刑不善哉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以刑之道曰苗民不月謀折刑則惟作五刑之刑曰法此言善月刑者以治民不善月刑者以為五故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重黎即羲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為善得福為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不求之詐昧之間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如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神人之典罪穢潰亂此妖誕之所以與人心之所以不正也聖人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妖誕之說悉皆屏息 楚語曰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蒸享無度民神罔位民漬齊盟無有嚴威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十

頌頌交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漬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竟復有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與之 愚謂自夏元為亂而民有寇攘姦克之望聖人是以有攝度之刑自三苗以刑為虐而民有玉祝詛盟之望聖人是以有重黎之命前後聖人其為民心計可謂至矣大指已見虐害之紀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業常錄寡無益王人心國重黎之職然非二臣所能獨為亦惟群后及在下有司各昭明教化有此非常之明罪厥辜之情無不上達蓋且祝之與始於教化不明下情不得以上達故爾皇帝清問下民踪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統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牧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業彝承上文而言清問下民而民皆言有苗之暴虐與其風聲氣習之為害於是以德為威而人心知所畏以德明民而人心知所向先命三后以為教養之其此德明惟明之事也而復命士師以刑法之防此德威惟畏之事也聖人制刑之本如此伯夷降下典禮以示天下天神地祇人鬼既各有正禮然出禮則入刑降典所以折其民之入刑者而回

入於權也。為平水土以安民生。為山川立主祭之典。以正民心。蓋既地。地  
天通於是。行山川之正祀。又答使有土之君。主之。不至於潰。復降播種之  
法。使農殖。嘉穀。蓋前此民猶雜食草木之實。自獲教。民稼穡。而民始肯殖  
嘉穀矣。三后成功。民俗既成。而後命皋陶。為士師。制百姓以刑法之中。不  
偏於輕。以惠。亦不過於重。以虐。民立為中典。亦所以使民。知教為德而已。  
蓋其居臣之間。和。教示。德於上。而精明。承德於下。躬行心得。其表裏。政令  
皆丁。為民之法。均于四方。人心觀感。同不為德之。而後明刑法之中。治  
其民之非。糞者而已。蓋教養如此。而猶或有非糞者。然復刑之也。又按虞  
書。命皋陶之辭曰。暨。是。稽。夏。而。亦。曰。何。遠。乎。有。苗。觀。此。為。所。造。則。三。苗  
之。既。破。氣。皆。其。始。為。天下之害。可知。蓋自上古之世。風氣。野。朴。蓋。尤。始。為  
亂。而。民。始。有。為。惡。之。習。聖人始制刑。以矯之。其。後。有。苗。既。為。五。虐。之。刑。以  
殘。其。民。其。民。又。為。誑。盟。之。習。以。濟。其。神。於是。暴。虐。妖。誕。二者。咸。破。氣。皆。浸  
入。中。夏。聖人始命重。黎。以。止。妖。誕。雖。命。群。后。以。通。下。情。又。命。伯。夷。以。降。典  
權。命。伯。禹。以。安。民。土。正。祀。典。命。后。稷。以。豐。民。財。而。復。命。皋。陶。定。為。至。中。不  
偏。之。刑。自。是。後。世。之。官。刑。者。自。皋。陶。始。傳。所謂。皋。陶。之。刑。也。蓋。以。其。為。不  
偏。不。易。之。法。也。又。按。此。篇。始。述。有。苗。之。刑。以。為。暴。虐。之。戒。繼。述。聖。人。之。刑。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十

以為復世之準。蓋聖人所以制刑者。教養之具。無一不至。然復立刑。以制  
之。而刑法之中。亦無非教。此蓋發明聖人立刑之本。而後世遂謂皋陶  
不與三后之刑。為聖人本於刑官。夫其指矣。與。獄。非。訖。于。威。律。訖。于。富。教。  
惡。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訖。絕。律。與。惡。長。也。謂。當  
時。為。典。獄。之。官。者。非。但。絕。于。威。律。之。請。訖。與。絕。于。實。請。之。路。遠。而。已。且。能  
以。教。自。持。以。理。自。長。其。身。無。可。擇。之。言。上。體。天。德。所以。能。自。作。元。命。而。上  
對。于。天。乎。祀。無。窮。于。下。蓋。獄。者。民。之。司。命。天。之。所。訖。生。殺。于。身。上。與。天。斂。  
又。事。陶。明。刑。之。功。享。有。國。土。亦。祀。不。絕。而。當。時。為。典。獄。者。亦。必。祀。于。理。官。  
蓋。古。者。有。道。德。者。死。則。以。為。樂。祭。祭。于。替。宗。法。家。亦。然。至。後。漢。時。葉。張。者。  
雖。祭。事。陶。此。其。證。也。或。曰。此。章。務。王。蓋。以。起。其。典。獄。之。巨。絕。於。德。德。上。配。  
事。則。耳。亦。道。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  
備。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  
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錫。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  
罰。乃。絕。厥。世。此。章。總。上。章。以。唐。虞。之。典。刑。為。監。以。苗。民。之。月。刑。為。懲。四。方  
司。政。典。獄。孔。氏。謂。即。諸。侯。也。此。章。詞。語。自。相。問。答。以。發。其。意。謂。為。司。政。典  
獄。者。豈。非。爾。諸。侯。為。天。牧。民。者。乎。此。欲。諸。侯。以。刑。獄。為。重。責。也。今。爾。何。所。

觀法是非伯夷所不與刑之道乎。此謂典禮為刑之道。蓋惡章無二。出禮則入刑也。其今爾何所懲戒。豈非苗民所受矣。刑之罰乎。蓋苗民不暴。既解之所服何刑。又不擇吉人。以審刑法之中。正一為威勢之術。寧於貴賤之貧。又以私意斷刑。五刑亂及。無辜之人。故上帝不賜貸其罪。苗民亦不得以自運。其罰遂至於絕世。此刑不當之禍。所當懲也。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懲。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遵天命。以奉我一人。罪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此下古諸侯也。格如來格之格。庶民其能入吾教命之內也。日勤。孔氏作曰。後儒見下文。一日非終之說。又讀為日。蓋言日則勤在其中。夫言勤不必言日也。職。察審訊以求其情。其煩於獄。一或不勤。則職有不盡。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此章專責職之臣。憂其或怠。故專以勤為主。爾所以無不自慙者。曰勤而已。蓋其情得其事。果而其職盡也。爾罔或使。知戒而不勤。蓋既任其職。執不知重其事。然憚於勞而不勤。則刑罰不中。雖戒之。夫無及也。蔡氏謂我亦善心也。而用刑。豈可以或戒也哉。此謂刑罰已施。雖悔無及也。蓋天以刑。整齊其民。既得我君臣為之一日之間。不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十

能於其事。與能於其事。此其責在人矣。爾尚敬謹。以上順天命。承我一人。罪敬事情。解之。煩可畏也。勿以為畏。惟敬而已。雖得情。聽斷之餘。可休也。勿以為休。亦惟勤而已。能謹審五刑之用。則刑故無少。所以成其剛德。罪故惟輕。所以成其柔德。刑得中。所以成其正直之德。則君處於上。民賴於下。家國安寧之福。久而不替矣。此皆勤恤之效也。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執非刑。何度非及。刑者不祥之器。謂之祥刑者。則以其為刑教之良法。而用刑者。又以惠祥之心行之也。反者。違及也。何所當擇。豈非司獄之人乎。何所當謹。豈非用刑之際乎。何所當審。豈非違及之人乎。當及而不及。所以證獄不當。及而及。則違違無辜矣。兩道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先之。用惟以兩道。聽民訟。兩道。謂兩手者。皆至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師。東也。謂詳有司也。五辭。服于五刑之狀辭也。簡者。核其實乎。者。無所疑也。正。猶審實所謂當也。五罰。即五贖也。獄辭核實無疑者。則當於五刑。於五刑而不屬其實者。五刑之疑者也。則當於五罰。以贖之。當於五罰而不服者。則五罰之疑者也。故又當於五過。以宥之。然五過之法。公也。其為之者。則私也。

永樂大典

卷八九一〇

私者或以律禁或以報私或以婚姻女歸或以貨物交通或以承子請託  
 為是五者而廢法以出人之罪則治獄者與之同罪矣其審見之獄請上  
 大審者直其心見者直其力也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見之  
 簡乎有象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此承上文五刑不簡正于五刑  
 此五刑之疑有赦也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此五罰之疑有赦也其審見之  
 重言以丁寧之也簡乎有象即師聽五刑之罪也惟貌有稽此簡乎之術  
 也小司刑所謂色聽氣聽耳聽目聽者也至於不經東人之簡核則上之  
 人不可不聽斷所以未詳致嚴如此者蓋欲乃天討所傳天威甚近而可  
 畏其可有一毫不足其心于墨辟疑赦其罰百緩閱實其罪則辟疑赦其  
 罰惟倍閱實其罪則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官辟疑赦其罰六百緩  
 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緩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剗罰之屬千剗罰  
 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此五刑之數也刑以黃鐵  
 即今銅也六兩曰鎰一鎰每鎰六兩三分兩之二則一鎰半斤也倍一百  
 日二百倍二百而又差為五百辟疑赦之則從罰罰亦閱實其罪當於罰  
 則罰之下大罰惡非死人挫于病即此意也按奔典五刑有流而無贖正  
 義謂古者五刑有降而無贖贖作官刑作教刑又小於此則金作贖刑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十

若金罰且月榜王始制為五刑之贖蓋以贖代流也其弊便富而虐貧富  
 者可贖貧者難免罪榜王中有司徵貨之或其實問國家貨獄之塗蓋其  
 弊必至于此然贖因於疑而榜王於贖之中又閱實其罪猶恐誤罰罰夫  
 不實其罪則正于五過矣其應詳之意可見且刑猶不易則刑亦不易矣  
 又按周禮五刑之屬皆五百而此墨刺之屬各千官或於舊二百大辟或  
 於舊三百輕刑詳增而重刑則減矣然則榜王非獨制為贖刑之法又制  
 為輕刑之法矣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此罪無借亂解勿用不行惟察惟法  
 其審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此古用刑之宜也以情詳之上  
 下此附其罪不可差亂其微解而安為升降又不可引用久不行之法蓋  
 古今吏文不同舊有是條久已不用民不知而犯之既犯而復引用焉是  
 陷民也察者審於心法者當其刑又云其審見之以致丁寧之意罪在上  
 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此或等也罪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此如罪  
 也此又用刑之權宜也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  
 要此又論五刑之權而總言刑罰非獨五刑有上服下服至於輕重其  
 五刑之用刑亦有權焉蓋亦權其情而為之輕重也然刑與罰又有親世  
 變而為輕重者如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是

也夫故情法時世參差不齊權所以齊之則各有條理各有典要焉此用  
 權合經之謂也罰懲非死人極于病此承上文論罰而言也穆王恐有司  
 以論賄為輕而不加審故又云五罰所積其德人者雖非五刑報命所歸  
 然民重出賄亦甚病矣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固非在中察解于差非從惟  
 從家教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威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乎輸  
 而乎其刑上備有并兩刑此中明折獄之方所以審刑罰之宜者任解給  
 也不可以解給之辭折獄惟當以慈良之心折獄從猶今律言承也察詳  
 于差此古今收獄之要法也凡解之非實者終必有差故察獄解者必於  
 其差而察之則因之不承者承矣然既得其情則當以哀矜之心敬謹之  
 意折之明啓刑書與詳有司共占視之則庶幾得其中正矣其當入于刑  
 者其當降而罰者其詳審而盡心力焉獄之成既當其實然後可輸其實  
 於上而上其斷獄之書者又當備述其情解有兩造之人各有所犯則并  
 兩刑而上之不可以輕重勝負而有所偏也王曰嗚呼獄之哉官伯族姓  
 朕言多懼朕教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解民之亂  
 罔不中聽獄之兩解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解獄貨非實惟府辜切報以庶  
 尤水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承

水滸大與卷八千九百十

十五

上文折獄之說又總告之也官獄官伯請侯族同姓姓異姓也單解無證  
 之偏解也兩解兩造之辭也家如不家於喪之家謂私財也府藏也車切  
 罪狀也猶釋氏云罪業也穆王身國之文老於世故晚復來矜故其言多  
 懼故人知所重而聽之也朕教于刑謹之至也惟有德者則可以居刑蓋  
 天折佑下民立典獄之官以治之為民司命上與天配單解者無證之辭  
 人所難決者也惟有德者其心明且清則能得單解之實兩解者兩證之  
 辭雖人所易決而一有偏徇之心則偏矣惟有德者其心中而不偏則能  
 聽兩解之獄然兩解之易偏者亦或賄賂蔽之故或之無或私取貨于獄  
 之兩解因獄取貨此實非實適以蔽諸罪狀耳報慶之理衆罪悉至則一  
 時之得有水火可畏之罰是非天偏治繁獄之人亦惟人自治其禍罰之  
 命使天罰不至則獄吏皆得以行其私庶民無復被令政之澤于天下矣  
 此中或以警之也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威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此總上  
 文語後世也嗣孫凡官伯族姓嗣世子孫也屬如屬有攝攝之事之屬道  
 也謂適或有時而用之也五極五刑也五刑者刑之極者也嘉師良民之  
 東也言繼世子孫自今以往何所監視豈非以德為民所取中于此為要



語不可不明。魏之大抵賢哲用刑自古無窮之舉。雖通有時而用極法。然既合中正之理。則亦有餘慶矣。蓋世人每言寬刑有陰德之報。而不知罪用大刑。而合於中正。亦有餘慶之報也。故魏王明此以施之。受王良民之衆。其監此慈祥之刑。夫民本皆良民。或因物有違。雖不免設刑以防之。然無非慈祥之意。則亦無非良善之法。不可以忿疾之心行之也。呂氏曰。世衆則情偽繁。人老則理歷熟。魏王之時。文武咸康。之澤浸微。姦兇日熾。其作書於既。差閱世故。而察物情者。亦熟矣。故古今行獄。皆之略。蓋用刑者所宜盡心焉。又曰。是書來矜明。殊固夫子存以示後世。而微見其意。亦不可不察也。履祥按。呂刑之書。魏王晚年之書也。自昭王南征。不愾周綱。陵夷。魏王在位日久。中更荒廢。雖能自免。然風俗日降。情偽日繁。迨至晚年。命呂侯為大司寇。重修刑法。史謂。侯言於王而修之也。故曰。呂刑。至是作為詰命。頒之天下。大抵增墨劓之條。以盡天下之惡。而減官刑大辟之條。以追犯死之衆。既制五刑。以贖五刑之疑。又制五過。以寬五刑之疑。刑繁而輕。此皆兼世之意也。傳曰。夏之衰也。作為刑。尚之衆也。作湯刑。今呂刑之作。可以知世變矣。然魏王老於世故。備知獄事。曲折之詳。其來矜惻。但之意。致審忠厚之風。尚可法也。子王子曰。呂刑之書。律書也。

法吏之辭也。徒能精察乎典獄之姦。而不識聖人制刑之本意。首以五刑創于有苗。而聖人用是報之。遠為常法。則是聖人之制刑。反師有苗之為虐也。斯言也。豈不大害於義哉。予固知其為法吏之辭也。舜之刑。未嘗不輕。而輕者本於罪之可疑。魏王之刑。亦未嘗不輕。而輕者失於罪之不可宥。舜之所以必刑者。期於無刑。魏王之所以必贖者。導其起辟。且大辟之刑。而可贖。則凡有千錢之貨者。無所往而不可殺人矣。烏得而不啓後世之亂哉。但其盡折獄之情。偏曲折而哀矜惻但之意。猶有三代之遺風焉。聖人以其世之變。法之變。存之於書。亦以其能精察乎典獄之姦。尚可以為後世聽訟用刑之戒。非以其贖刑之可取也。五十有五年。王崩于柞宮。子繁。危踐位。楚石尹子革曰。昔魏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以是獲沒於柞宮。其詩曰。祈招之憤。憤式昭德。昔思我王。度式如王。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杜氏曰。祈父。周司馬。招。其石。蓋指司馬以諷王也。陸氏曰。招。常連反。則在氏。作形。祭公。作刑。未于。謂當作刑。招。當如。微。招。有。招。之。招。詩。秋。之。石。也。遠。周。書。曰。魏。王。思。保。位。為。難。恐。貽。世。羞。欲。自。警。寤。作。史。記。史。記。律。正。月。王。在。成。周。味。爽。居。三。公。左。史。成。夫。曰。今。朕。寤。違。事。警。子。乃。取。違。事。之。要。為。

得夫夫言之朔聖以聞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陵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  
亡士指侯也愚謂後漢之亡其咎亦然諂諛日近方正日遠則邪人專國  
政禁而生亂華氏以亡好貨財珍惟則邪人因財而違邪人因財而違則  
賢良日蔽而遠賞罰無位隨財而行夏后以亡嚴兵而不仁者其臣憚其  
臣憚而不敢忠不敢忠則民不親其吏利始於親遠者寒心較商以亡樂  
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  
刑有虞氏以亡禹均之後也奉孤以專命者謀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  
謀主謂孤長大也前事謂專命者挾德而責數日躐位均而爭平林以亡  
挾其見奉之德而責其前專命之事也此與成王周公反矣位均勢敵也大  
臣有綱職諱誅者危昔者質沙三御朝而無禮君怒而久拘之諱而弗理  
諸卿謀變質沙以亡細極專權也外內相間下撓其民民無所附三苗以  
亡弱小在強大之間存亡則由之則無天命矣不知命者死無天命者在  
強壯者也不知命則死以亡也有夏之方興也危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  
嬖子兩重者亡昔義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君病大臣分黨而爭義渠以  
亡功大不賞者危昔平州之功大而不賞諂臣日賞貴功日怒而生變平  
州之君以走出召遠不親者危昔有林氏召離氏之君而朝之至而不禮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十

七

國而弗親離氏逃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昔者曲集之君伐智而  
專事強刀而下賤其臣賢良皆伏愉州氏伐之君孤而無仗曲集以亡昔  
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責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  
怒而生變有巢以亡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郇之君喬倫城爵損祿群臣  
卑讓上下不臨後君少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郇君以亡久空重位者危  
昔有共工自質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  
以亡紀難爭據說者死昔有林氏上衡氏爭權爭為紀難不為紀林氏  
再戰弗勝上衡氏偽義弗魁俱身死國亡知能均而不親並重事君者危  
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刀鈞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禁南氏以分  
昔有巢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恣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據有巢氏  
以亡爵重祿輕比已不成據注注作私民自威者亡昔有畢程氏損祿增  
爵群臣親置比而戾民畢程以亡有任無祿取民自威民不堪乎求比而  
罪之好變故易常者亡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  
運於下運亂移也陽氏以亡業刑而復者危昔殺平之君復顛無親破國  
弗剋業刑用國復報已報反也國報破以刑為業也外國相援殺平以亡  
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并無無親父無所立智士寒

永樂大典

卷八九一〇

心從居至于獨鹿諸侯叛之阪泉以亡使而無親者亡昔者勝宗之厲使而無聽不的志言執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事群臣群體國無立切勝宗以亡昔者玄都賢地道廢人事天謀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玄都以亡文武不行者亡昔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備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美女破國昔者績陽強刀四征重丘道之美女績陽之君悅之榮惠不治大臣爭權遠近不相聽國分為二宮室破國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園廣大工巧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夫其時飢饉無食成湯伐之有洛以亡此篇皆本不今以易本刊定以存遺事附本紀之後鄭樵通志稱王即位元年庚辰春秋已五十矣皋陶之裔曰達父以善御幸於穆王王得八駿日行千里使達父御之欲車轍馬跡周於四荒八極西與王母宴于瑤池作白雲黃竹之歌樂而忘歸聞徐偃王偕竊復御八駿長驅而還卒百五歲于共王繁危立

共亦作恭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十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十

十八

重錄總教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呂鳴瑞

圖點監生臣欽河

臣孫世民